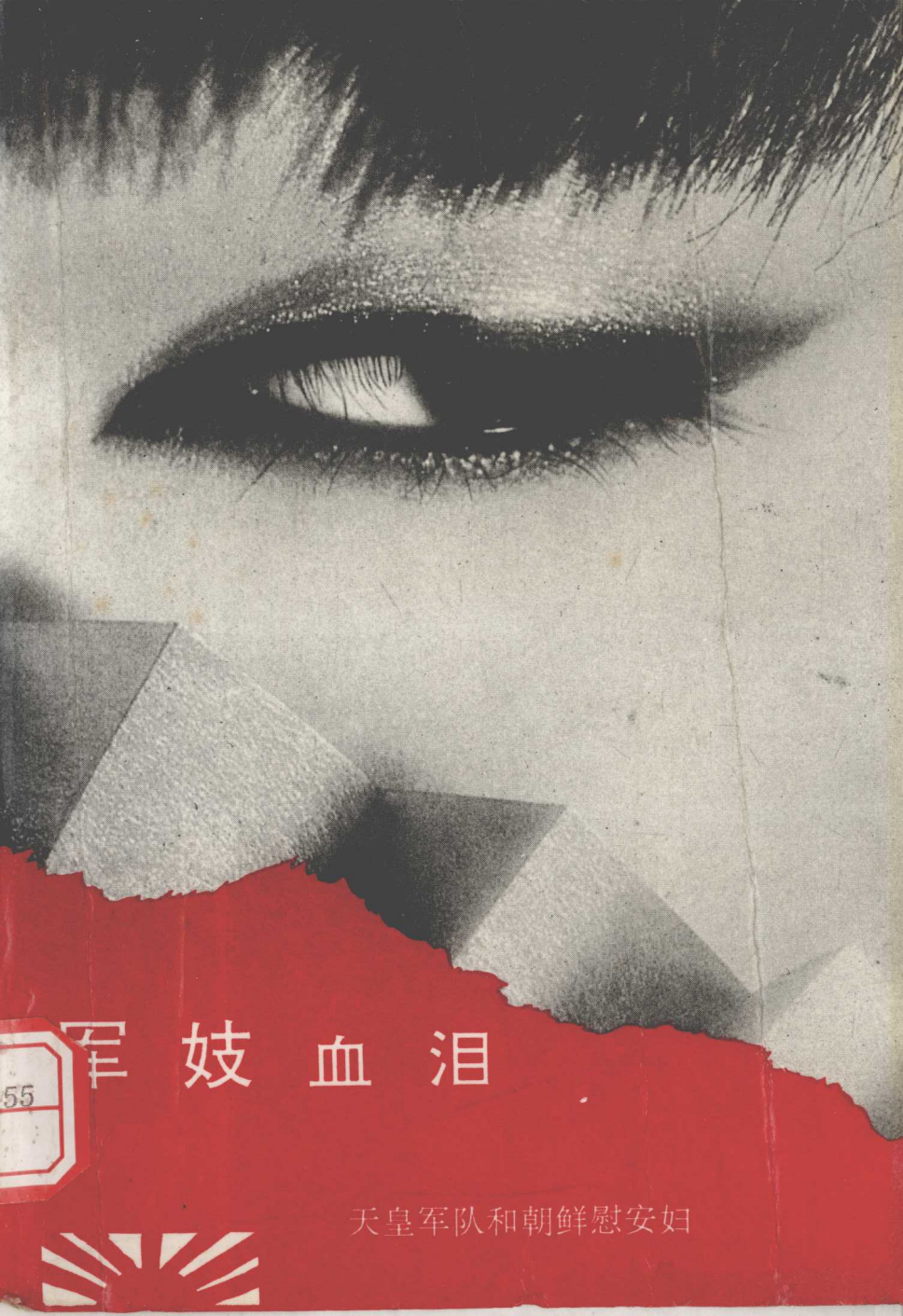




军妓血泪

55

天皇军队和朝鲜慰安妇



1310248

I313.55

016



CS1498202

军妓血泪

——天皇军队与朝鲜慰安妇

(日)金一勉 著

接桑、溪林、慧玫等译

重庆师大图书馆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军队慰安妇”的构造	/1
一、朝鲜总督府的目标与朝鲜女性	
二、梅毒与鸦片的殖民地政策	
三、废灭朝鲜人的构想	
四、军队慰安妇是什么？	
第二章 “日军慰安妇”的发起	/18
一、“满州事变”的爆发	
二、侵略战场上成群的卖淫业主	
三、沦为关东军慰安妇的朝鲜女性们	
四、“满州国建国”与慰安所的固定化	
第三章 侵华战争与朝鲜人慰安妇	/34
一、侵华战争的爆发	
二、南京大屠杀事件	
三、上海“陆军慰安所”的设立	
四、军方与卖淫业主的秘密协定	
第四章 招募“女子爱国服务队”的实态	/53
一、精神麻醉剂——“内鲜一体”和“同祖同根”论	
二、招募“女子爱国服务队”	
三、朝鲜姑娘们落入战地卖春业主的魔掌	
四、特殊旅馆的色欲“特训”	
五、用军列货车厢秘密运往前线	
第五章 日本军队、“死商人”和女人	/72
一、日本军队与“死商人”们	

二、“讨伐”与强奸

三、“新兵教育”和女人

第六章 慰安所与慰安妇

/84

一、慰安妇的种类

二、婊子屋的实情与慰安妇

三、色情地狱慰安所

四、据点巡回的慰安妇

五、作战前的“性交处理”

第七章 慰安妇的周边情形

/115

一、某部队长官的专属慰安妇

二、性病和诊查

三、士兵慰安妇体验谈

第八章 慰安妇的慰安生活

/127

一、“天皇陛下……”成为护身符

二、过路部队的“性交处理”

三、朝鲜慰安妇与日本士兵的纠葛

四、色情地狱的闲暇生活

五、日本、朝鲜、中国慰安妇的特点

六、慰安妇与疾病

第九章 太平洋战争与军队慰安妇

/153

一、日本国内蠢蠢欲动

二、朝鲜半岛的猎捕女人

三、太平洋战争下的中国战场

第十章 南方战场的慰安所

/181

一、当地干部的酒色狂妄

二、南方慰安所的特殊性

三、缅甸慰安所

四、特拉克岛慰安所	
五、菲律宾(马尼拉)慰安所	
六、提尼安岛慰安所	
七、马里亚纳群岛慰安所	
八、苏门答腊慰安所	
九、印度尼西亚慰安所	
十、冲绳慰安所	
第十一章 拉包尔的官兵和女人	/ 210
一、“慰安妇以运枪炮弹药般快速抵达”	
二、一个年轻军医的朝鲜慰安妇体验	
三、慰安妇撤走后的插曲	
第十二章 败逃军与慰安妇	/ 226
一、北缅甸——死亡战场上的慰安妇	
二、特拉克岛——秘密杀害慰安妇的处置方式	
三、吕宋岛(菲律宾)——通向死亡的山中彷徨	
第十三章 “军队慰安妇”的异化	/ 250
一、1945年8月15日前后	
二、作为驻日占领军“防波堤”的女人们	
三、供“进驻军用慰安妇”	
四、原慰安妇的行踪	
五、朝鲜慰安妇的末路	
后记	/ 274
参考文献·资料	
附录：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近期动向(1990年5月—1992年9月)	

第一章 “日本军队慰安妇”的构造

一、朝鲜总督府的目标与朝鲜女性

在我的案头上,摆放着期待已久的《韩国女性通史》(全三卷,1972年)一书,編集者是梨花女子大学。作为朝鲜人编撰的女性通史,这还是第一部。

朝鲜历史上的女性形象,说起来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女性形象差,勿宁说,她们比哪个国家的女性形象都要优雅。像新罗、高丽的女性们,那简直就是“太阳”。她们既是国家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市场交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李朝的女性们,特别地受到了儒教道德的培养和熏陶,她们象保护生命似的坚守着贞操的纯洁。因此,朝鲜女性也被看作是贞节和纯洁的象征。当然,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下,也发生了许多极端的事件,例如:基督教传入朝鲜之初,有一个女信徒因自己的手被男人触及了一下(可能是与牧师握手?),就被其丈夫赶出家门而悲惨死去;也有的甚至用自杀以表纯洁。这样的例子都是因要求女性墨守传统的纯洁性而过度夸张的结果。(Charles. 塔莱——《朝鲜教会史序说》)

正因为她们把纯洁性作为高贵的品质而加以守护,所以,

她们也赢得了任何人皆不得侵暴的社会特权。例如，无论权势有多大，也不能被允许私入女性寝室。同样，对妇女讲话必须使用敬语，必须以礼节相答对。而且，任何人都必须给妇女让道。即使是警察官宪，也不能容许踏足于女人的房间以进行搜查。因之，在追捕政治犯或其它犯人时，一旦他们躲藏进女人房间，官宪们决不能实行强制逮捕。

另外，朝鲜妇女除了其规定的亲戚和礼法之外，在任何权威者面前，皆不必下跪或进行其它问候。妇人所乘用的马车、灯笼等，即使在通过王宫门前时，也不必象所有男人那样“门前下乘”，而是可以照直通过。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女子，只要是未被认定为直接犯法者，就不得传呼她们出庭，即便是她们无视法庭传呼也没有关系。

朝鲜女性如此的纯洁性和高贵性，在守护朝鲜的民族性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韩日合并”以后，在朝鲜男人们中间，有些人不重视民族节操，轻易地将其丢弃了。但是，女人们仍然穿着传统的朝鲜女性服装，并一直将这种“民族节操”保持到最后。

1907年，第一任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为了实现其驾驭朝鲜的目的，准备采取恶毒的攻心策略，先把朝鲜女孩子糟踏掉，然后，让这个国家像白菜心似的自内部开始腐烂，直至灭亡。根据伊藤的计划，要想离散朝鲜民族，必须首先毁掉统治朝鲜的李家王朝的血统。为此，他首先着手于弄散三百多名宫女（宫廷女官）的工作。李王宫廷的宫女势力和忠节是很了不得的，伊藤总监用尽了一切手段，使尽了怀柔收买政策。甚至让一部分宫女到东京去参观，给她们许多日本的礼物。（权藤四郎介《李王宫秘史》）

作为毁坏朝鲜民族性的根本对策，伊藤割裂朝鲜女性的

计略，被总督府继承和发扬了，并越发积极起来。日本政府法制局参事官原某曾写过一篇他视察朝鲜某女子高等普通学校（高女）的随感文章，是这样说的：

想来，朝鲜人的女子教育比男子教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虽然说经济的融合和社会的融合同是殖民地政策的根本，但后者的成功更为重要，且更为困难。然而，只有取得二者的成功，才能得以巩固社会基础。为此，最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感化他们的妇女阶层。西方各先进国家的殖民政策，或者在推行其宗教思想时，首先把视点放在感化妇女阶层上。所以，如果女子被感化了，那么男子也自然而然会随之受影响。如果不这样往更深的层次去发掘和开拓，就难以达到实行统治的目的。教化朝鲜人的家庭，也即是教化整个朝鲜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永久地实现我们与他们感情性的融合。

因此，在教师的配备上，应尽可能地多采用日本女性并保证学生毕业以后，也能得以自由出入她们的家庭，只有这样，才是永远教化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朝鲜女性的教育是重要而深远的。（引自朴尚万《韩国教育史》中卷）

这篇短文并非是简单的感想随笔，而是一种图谋“朝鲜统治”永久化，抓住朝鲜民族对策之根本的理论之一。

笔者在少年时代曾有过这样的见闻——被逼迫的某“犯罪”壮士，跑进了我们的家里。目睹了全部过程的妈妈，赶紧用被子盖住全身，装成病人，边哆嗦边喊“啊！冷，冷，别开门啊”。听到她的喊声，追到院门前的警官只好退走了。

即使是总督政治下的官宪们，也不敢去触及朝鲜妇女这种灼手的“特权”之壁，否则，必定会被烫伤手爪。当朝鲜的铮铮志士跑进某大宅邸中的妇人房间隐藏时，即便是被发现了行踪，日本的官宪也不能踏入其内施行逮捕。如果犯了这一禁忌，很可能会由此引发朝鲜民族的总反乱。要逮捕朝鲜的男子，也许是件易如反掌的事；但如果涉及到朝鲜女性，恐怕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总督府在孜孜于割裂朝鲜女性的政策制订上。他们把这作为衰弱朝鲜民族性的秘密策略，而悄悄地进行着。因为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讲，对日本帝国政府来说，对朝鲜妇女的政策，既是他们的最终战略，也是他们的“宿愿”对策。

顺便提一下，当年丰臣秀吉军侵略朝鲜时（1592—1598年），在进攻三大激战地之一的晋州城时，有名的武将毛谷村六助踌躇满志，却中了一位朝鲜女性的计略而送了命。此事作为有名的史谈，曾流传了三百年，以至今今天仍在流传。

——尸体累累的晋州城最后被陷，骄胜的日本兵们，在南江江畔的矗石楼设酒宴醉饮，毛谷村六助将美女朱论介抱坐膝上戏弄。这时，朱对主将言道：想找一个只有两人的僻静地……”，将其诱至江边突出的岩石上。就在她让毛谷村六助随意轻薄，戒备松懈之际，突然双手抱住其头堕向青绿的江中，一起葬身于江底。虽然那女子只不过是一位妓女，然而在国家危难之际，却能够“舍己命而擒敌将”，想到了以死报国。而且，令日本的群武士们剧然失色。（论介，加藤清正误校订为六介）

这样的事例并不仅限于朱论介一人。当时，日本军长期驻

留汉城期间，其武将们往往把从各地捕掠来的女性变作妓女，然而她们悄然割去武将首级的事件，是常有史载的。

也许是因为这种史实的存在，所以，总督府的官宪、一般的日本人等，都对“朝鲜之女”抱有很强的警戒心，以至私人抱有敌忾心理，这也是事实。（因为笔者出生于晋州，所以，对于“妓生朱论介”的名字刻有强烈的印象，也从当地的日本居留民口中，听到过咒骂“朝鲜之女”之声。）

1919年的“三一运动”时，朝鲜妇女们首次走上社会，开始与男性们其同行动。通过这次运动，朝鲜女性没想到竟然抓住了“自我解放”的契机。传统的“男女有别”、“男女七岁不同席”等妇道古训被抛弃了。特别是女学生们，挺身而出担负起联络和救援活动。各地的妓生列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呼“独立万岁”，以发泄她们心中的愤怨。无数的女子主动加入斗争行列，遭到了官宪军警的严刑拷问，以至发生流血事件。

在这些剧烈的斗争中招致惨死的例子，是梨花女子高校学生柳宽顺。她被关进拘捕了很多女子的汉城刑务所，但是这位小姑娘在牢狱中不顾禁令，呼喊“朝鲜独立万岁。”她这一声喊，简直就是意味着死亡。魔鬼般的官宪听到喊声，立即猛扑过来向其猛击，以迫使她闭嘴。然而，当她不一会儿苏醒过来后，仍是呼喊“独立万岁”。当然招来的还是棍棒加身。就这样，她每日在喊叫、棍棒的交替中苦熬。

少女想到被殴打的痛苦，就更加憎恨“帝国主义鬼子”。所以，逆反心理更强烈，口中无数次地呼喊“独立万岁”，直到她咽气之前，口中仍然在呼喊“万岁”。她的躯体被砸碎，最后悲惨地死去了。因此，这位少女被称作“朝鲜的贞德”^{*}今天，

* 贞德——十五世纪法国著名的爱国者。

在汉城的城门附近，还高高耸立着“柳宽顺”的铜像，也就是把她作为了朝鲜女性爱国心的象征。

这样的“柳宽顺”并不止一个，至少也有几十个。元山女教师金马利亚就是其中之一。朝鲜女性的民族性就在于她们对节操的意思性和高贵性……的内外统一把握。当她们的民族性有时与基督教的信仰结合起来时，就成了“难以攻破的防线。”

正因为这个原因，总督政治下的官宪们，在对“三一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之际，就已经把“复仇心理”掺加其中，对被捕者进行了前所未闻的恶魔般拷问。例如“倒挂反吊、蒸鼻子、割舌头、过电、拔阴毛，蒸子宫……”等残忍的手段都用上了。官宪对民众的拷问，是有些区别的，对于他们自己民族的女性加以拷问，其情形和心理也有些不同。日本官宪对朝鲜女性的拷问，其意图在于羞辱朝鲜民族最后的、最宝贵的东西，使他们处于凄惨的境地，从而悄悄地消除朝鲜女性的民族性。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三一运动”以后，他们缩回了过去那种露骨的抹杀主义政策，开始采取一种更为阴险和婉转的手段。

二、梅毒与鸦片的殖民地政策

“三一运动”兴起前的十年间，寺内总督的所谓朝鲜民族抹杀政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今天的年轻人们也许难以置信，那就是为了使日本对朝鲜统治的永久化而试行的，旨在使朝鲜民族早期灭亡的梅毒政策、鸦片吸食助长政策及烟花巷

发展政策等。

朝鲜总督府与日本的民间业者串连起来，张开了三种政策共同作战的拖网。它与所谓殖民地所特有的掠夺土地、敲榨、文盲政治、策动暴乱、差别政治等传统的特点和内容完全不同，是一种更为可怕的政策。

可怕的梅毒蔓延，毫无疑问会促使其民族的灭亡；而吸食鸦片危害人体，能够将其民族的根底抽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都是隐蔽性的民族灭亡政策。受尽总督府残忍无道统治的朝鲜青壮年陷入颓废，为了使自己忘掉和逃避眼前这苦涩的现实，他们开始追求瞬间的享乐和陶醉，于是，吸食鸦片的人数开始急增。

在朝鲜一些城市的商店街道上，“摆放着巨大的鸦片烟枪，吸一次交费十钱。这样的价格，任何人都吸得起”这无疑助长了鸦片吸食之风。在汉城、釜山、大邱、平壤、仁川等城市里，中国人在光天化日下公开摆卖鸦片吸食器，而总督府公然允许。不仅如此，“总督府还暗地里奖励朝鲜各地农民种植罂粟（鸦片素）。因此，货币紧缺状态下的农民拼命种罂粟。于是，朝鲜的原野和院内，盛开着妖花罂粟，成为日本帝国殖民地政策的象征性风景。”也只有民族灭亡之素的“鸦片”制造很发达，风景独好。于是，日本的医师、药材贸易商就大量地运入麻药，在朝鲜到处撒卖。（文定昌《强占朝鲜三十六年史》中卷）

这种对朝鲜人的鸦片吸食助长政策，其结果是使那些鸦片中毒者偷窃行为泛滥，整个朝鲜成了小偷的天下，一到了晚上，强盗横行，各家各户多有被盗，或盗牛、锅，或盗寺院大钟，或盗运火车站上的货物。不久，甚至发展到袭击日本人住宅的地步。由无数的鸦片吸食患者构成的偷窃群终于威胁到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至此，总督府才开始作为治安问题，发布了

“鸦片取缔规则”。

另一方面，在朝鲜各大城市里，又大规模兴起了红灯区，人肉市场开始登场。这时，“花柳界”、“花柳病”等新术语也被引入进来。过去，在朝鲜有一种以歌舞为专业的“妓生”，但不是卖淫业。使朝鲜各大城市大规模兴建人肉市场——红灯区，并促其发展者是日本人。它开始于伊藤博文任朝鲜总监，以及数千名所谓“花花姐”的渡海来朝。在京城，最初出现的艺妓组合，也是日本人经营的。

附带提一下，根据统监府统计年报的资料可知，“日本人娼妓之数”1906 为 2947 人，1908 年为 4253 人，1910 年为 4417 人。进入总督府时代，其数量也空前扩大，使公娼制度得以急速发展。

举一例子说明，当时在京城的新町，釜山的绿町，平壤的柳町，大田的春日町，都设置了集团性的人肉市场；在地方城市里，所谓“青楼”则急速泛滥，卖春横行，把朝鲜的青年男女吸引到这里来。

总督府采取的政策呈一阴一阳，乍一看来，是人肉市场，而其实际上的真正目标，则是在于诱使朝鲜人堕落，使之浮浪化，从而夺其民族精魂。这样，众多的朝鲜青壮年就被无形的力量所动摇，堕落为鸦片中毒者或花柳病患者，被夺去精魂。这就是——衰亡朝鲜民族的政策。

三、废灭朝鲜人的构想

1937 年(昭和 12 年)7 月，当日本军队终于真正发起对中国战争的消息传来时，朝鲜民众都于无言中憋着劲儿，认为

“说不定这次战争会给朝鲜独立开辟一条道路……。”就是说，从日本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机会来临了。对此的反应很快，在国外很快就有“朝鲜民族战线”、“韩国民族战线”等组织结成。

总督府对此很是担心，他们忧虑有可能再次发生像过去“万岁事件”之类的事情，所以，想方设法制订对朝政策。日本政府、军部和总督府提出制订秘密的“朝鲜民族政策”。这是一种全面抽掉朝鲜民族主撑部分，使之民族解体的方案。也就是要利用这次战时体制，一鼓作气推进其合并朝鲜以来的宿愿——“朝鲜民族衰亡策”。说白了，就是要借战争状态下的狂气，一口气解体朝鲜民族。据此，防朝鲜人的独立愿望于未然，从基础上使他们的运动软弱无力化。

解体朝鲜民族的要点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表示，那就是尽可能地把朝鲜青壮年层从朝鲜半岛上带出去——即

①以将来的半岛人口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由日本人占据为根本方针。

②尽可能地将朝鲜人分散到半岛各地。

将朝鲜人从半岛上撵走，尽可能多地从日本内地诱使日本人来占领朝鲜的措施。根据这个措施：

①在半岛上计划设置专门需要日本人的重化学及其它设施。

②尽可能多地于半岛设置训练所、学校、促使日本人来往的其它设施等。

③倾力设置为确保日本人永住所必需的各种社会设备、设施等。

④对于在半岛上供职一定年数以上的官公吏或公司职员，为了使他们在半岛永住，在恩给率和租税负担等问题上给

予特别的恩典。

与这些措施相交替的则是“促使朝鲜民族向半岛以外加以分散”的措施。这一政策始行于1930(昭和五年),其要点综合起来如下:

①计划大规模施行朝鲜人的满州移民。为促进这一计划的实施,在朝鲜全土继续维持慢性货币饥 政策,维持低米价。与此并行,宣传无偿提供满州边境农耕土地,在一、二年的农耕准备期间,给予生活补充,无偿给予免费搬运。

②把在日本内地或满州的优秀朝鲜人官公吏、铁道员等,当成日本人来加以对待或待遇。以收“同化与分散的一石二鸟对策”之效。

③缓和对朝鲜工人向日本内地移住的限制,实行有计划移住,使其风俗习惯日本化,推进其同化政策。

④为了促进朝鲜民族的鲜外移住,将朝鲜内地的纤维及其它工业迁移至满州,在鲜内只保持现状,不再增加。

⑤极力排除朝鲜人的小规模农家,将其更换为大农园制度。(这是在朝鲜土地问题上采取的新招,在由日本人经营的那种会社组织的农场经营下,朝鲜农民就全被编排到农奴的位置上进行劳动。

进而在总体上,为了“不使朝鲜民族在精神上、物质上留有任何反搞抗日本人的余地”,又制订了在以下职域或学业方面极力排除朝鲜人的方案,指示给各机关。即高等机械工业、造船工业、电力方面、高等化学工业、通信机械及其它精密工业的技术方面特别是无线电及航空技术领域。

因此,应想办法使朝鲜民族衰退和劣等化。对朝鲜人应以把他们引向以下职域为根本政策。即“商业、特别是零售业者、下级矿山工人、下级土建劳动者、轻工业、杂货工业方面的工

人、家事使用人、接客业者”。

这里附带说几句，日本人为了保持其民族的优越感和矜持性，使日本民族体质增强和人口增殖，制订出要有计划性地削减那些导致：日本人体质劣弱化、人口增殖力低下”的职业，如“丑业妇、下级工人”等。

日本军队对中国的战争，就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大陆扩延。在日本帝国的方针中，他们意识到，一下子以中国大陆的6亿人为敌作战，容易招致不利的后果，还是在蚕食方针指导下，进行“局部战争”，点点滴滴的吞食进取为宜。就象吃掉满州那样，先打局部战争，使其领土分离而缔结协定，等把此地给驯服以后，再为下次的战火寻找借口，而日本政府却在高唱“不扩大、不扩大”。然而，这一次却不同了，变成了要么吃掉中国大陆之一端，要么折断日本帝国牙齿的总体实力战争。

至此，日本的“朝鲜民族对策”将以上的基本方针发展到了最终阶段。虽然他们仍在施行以前那种露骨的欺瞒政策，但实际上还是在执行所谓“二重方针”。

其一，为了顺利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不能将朝鲜民族作为圈外势力予以通牒，否则，容易招致自内部产生的反抗。为了防患于未然，应该把朝鲜人作为增强战争力量的手段，使他们充当炮灰。

其二，在这场“圣战”取得胜利的前夜，必须使朝鲜人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即付与他们只有日本民族才能享有的特权。使他们“讴歌作为日本臣民之一员的光荣，并保持坚定的忠诚心。”

不言而喻，前者与后者是一种相反的二重构造，也就是表与里的关系构造。于是，就出现了如下措施：

①把朝鲜青少年培养成士兵以供战场使役。

②把朝鲜青壮年拉往日本内地，使他们在煤矿、军需工场及其它领域分散使役。

③使朝鲜未婚女子从事军队里的“特殊任务”

这里所谓“军队特殊任务”是指什么呢？不用说，这只是一种骗人的假称。要问其实际的任务是什么，那是一种对于加害一方（日本人）和被加害一方的朝鲜人来说都难以启齿、耻辱之极的东西。后来被名之曰“军队慰安慰”，其实这也是一种含糊的名称。……其实际内容则是指为满足数百万日本军队性欲的“军队专用女郎”。这在世界军队和战争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而且它在朝鲜女性史上，也是一种难以下笔、羞于记录的悲惨、罪恶和屈辱。

四、军队慰安妇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所谓“军队慰安妇”呢？

今天的青年男女们可能感到很纳闷。说起当年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残忍性，他们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说到所谓“军队慰安妇”，必定差不多毫无所知。《广辞苑》中若无其事地写着如下解释“原来作为战场部队的随行，用以慰安将士的女人。”

仅仅靠这样的说明是无法弄懂“慰安妇”的含义的。她们是怎样“慰安”将士的？她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无由得知。如果要笔者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现的话，那就是一些受着“比世界上所有色情小说描写都奇怪、战栗、残酷而野蛮的性交处理的女人们。”而且，这些女人都是在战争中打着“为了祖国”的旗号，以“特志看护妇”、“军要员”、“女子工员”名目，从各地